

豫

章

焚

書

第三册

樂

年

樂

書

卷之三

龍雲先生文集卷十八

安成劉昇偉明

書

上熊侍郎書

侍郎閣下某二年於茲矣相與士大夫耳傳口誦凜凜皆黃卷中不朽事業則竊伏大君子下風之日不謂不久日望徐動之前塵間廁屬厭之豆觴解剔羈韁使得與載後車者伍而進則獲覩大君子之標置矩裁不謂不熟玉除紫闥翰動當日之敏手人謂出常楊上遠甚此文傑也今茲咳唾灑淪方復區區後

進無聞焉者之爲恤雖其蕪音累句尙使羅列而進

猶蓬行者之蔭華棖春鳶

京本作鳳

秋蜚之感氣變而移

則辱大君子之教不謂不至而某方杜氣鋤色箝喙
縮脰初無一言恩左右也夫以填膺集臆欲發不忍
之片言而侵尋熟視就更一再見之歲月曾不得自
比于鳴霜之鐘寫澗之礎若某者非直聾瘡也徒以
韵不絕俗材不舉遠未有以自致爾長年學宮惟白
簡是親若所謂明白功狀則無毫分畧與他吏齒者
此豈綴人念者耶良樂之銜轡

京本有轡筆二字

未嘗一日

不加乎眾馬而于此有帖耳長鳴伏阜不試之遺力

剗圓削方缶而虛甌而冠

京本作剗

或甞或孟變苦窳而

入河濱之陶者不知其幾而于茲有鈞末之泥獨不

得移質乎瓴甌之後若是而有言哉希不爲狂妄且

不切也且世事雖復萬態盡然顧其間容有一二出

于不得已者今豈泯默時耶重念歲陰將殘吏考行

復一書閣下一日擁傳北引副天子倚注眷矚入當

鈞席而某終未獲敎犬馬之報稱萬一以出門下是

爲與此方謁

京本作渴

賜之民長抱無涯之恨也人必曰

是嘗竊伏大君子下風之日久而氣類不比者也是

嘗獲觀大君子標置矩裁之熟而得貌待者也是嘗

辱大君子之教每至而卒擯斥者也雖某亦將曰竊
伏大君子下風之曰如此其久而氣類不比是必不
肖人也獲覩大君子標置矩裁如此其熟而得貌待
是必以外物畜也辱大君子之教如此其至而卒擯
斥是必異時得譴之深也如此則後雖有憐者尙誰
肯出力耶求不爲棄人不可得已請試以此行占之
也今夫道太行九折趨羊腸孟門馬牛汗鞅筆策交
下輶摧軸折百夫魚貫邪許求前而寸輶不運此車
之阨窮處也一日還輶改轍梁宋臨其前齊魯出其
後是車也勢若流水聲若疾雷不俟脂轄砥輪而百

返不撓則恃有經涂九軌爲之通道故也瞿唐呂梁
下走百仞磨滃洄洑震掉百怪楫師權工至焉者往
往奪氣褫魄睥眄而不敢前此舟之阨窮處也一日
斬綵掛席轉而之吳楚是舟也絕衝波驚跳沫運萬
石之重猶航一葦于天末則恃有洞庭彭蠡爲之通
津故也夫舟車故無情物也其通塞乃如此況有情
而人者耶某之言盡此矣閣下其亦忍使長爲羊腸
九折與夫瞿唐呂梁之阨窮哉將道之經涂京本下有九軌
二浮之洞庭彭蠡也惟所以去取之某再拜

上黃冕仲博士書

博士閣下劍浦之湄水激壤絕石廉利而崖峭發天
潢派之油雲滂之播爲冷然之淵不知其所從始中
有物焉是爲神龍之劍是劍也昔蟄豐城之墟彩鏤
埋沒一昔恚氣于斗牛而上之見精張華發迹雷煥
則何其君子也斯無負于出矣及夫拭以華陰之土
韜以文魚之室陸則膽掉百怪水則魄褫鼉蛟靈蹤
忽辭一躍不復則何其高士也斯無負於處矣至今
劍浦之上豪誇里閭弔嘆者舊徵神怪而驗荒忽者
必歸之是劍然自晉太康末年迄吾宋中間幾千載
獨不聞有與斯劍盤薄而遭者豈淵儲奧匿憚煩人

間歟抑亦神靈之物顯晦不常其出固自有時歟竊
意其精芒騰射隱迹感發不在乎景星瑞物則宜必
有豪傑之士出其旁而踔焉以張此土也慶貽黃宗
閭下是生往者蓋嘗蹟矣已而輒肆一日崛起居多
士右天子貽之眄睇士論歸其愜適末俗之觀改故
里之輝增則何其似吾劍也伏惟閭下問學之該綜
辨談之飛灑與其文章之拔萃出類皆有足過人者
閩粵自唐已前學士大夫鮮能以文學取稱當世其
暴耀里閭灑濯乎當塗大人者蓋自元和中歐陽詹
發之晚有林慎思者亦能時時搖筆以振拔汙世然

眞思非詹比也迫及吾宋文物乃大張闡閩粵一方
比他處最號雄伯士之業文而紛袍者不可一二數
駕英躔絕馳鑣驚而躋者相踵也然罷去異羈表表
出歐陽生上者殆未有人焉時更百年止得前日之
呂公今日之閤下此宜學者所以係係而未已也竊
嘗謂近世科舉輩類爲矩步所梃文章旨歸索之茫
然使讀其文者曉策如曉義辨書如辨論初不知孰
爲策孰爲義而書與論標趣京本作置正在何許也若閤
下則不然掃去滯淫不根無當之冗語而廓以粹全
高視遠引之獨志藻豐而證博情到而義見淵乎其

涵淳炯乎其清明至于長哦短什尺簡寸札音期灑
落徑自不凡則某嘗得之所謂延平編者也且閤下
之所爲方進未已而無窮之後世適將有待自此以
往擅要津抗顯庸定有百倍前日之庭試則豈徒劍
然乎哉是則劍能掠美于一躍不復之前而閤下乃
能特立于寂寥無詔之後獨不知千載之下劍滿之
湄蹙然作興慨然發憤讀其書如卽乎其人撫其實
如出乎其時則計功商美在閤下當孰與劍多也某
愚不適京本作曉事竊亦有志于此徒以前日羣試之下
辱在甄拔義不可以無見于是退而緝其平日有聞

于閣下之士風與閣下異時所以決不沉湎者藉手以進不識閣下其亦有取于斯乎某再拜

上朱舍人行中書

一作饒太博

舍人閣下某嘗謂日月星辰之于天山川丘陵之于地旦暮之晦明寒暑之炎涼雨露之沾渥霜雪之毀折與夫萬物之中火燥水濡玉潤珠輝足者蹶馳翰者飛騫脰鳴脇張

一作味喙

宅藪而捩波下至枯槁裸壤

蒼蒿百物之怪變或同類而趨或異類而附率皆不齊要必以其所感者應然後適于嫌爾人之生也使其投足轉瞬

一作頃

無至誠樂易

一作相與

之心加焉而人

人自爲則南閭東阡桑落之墟必有闔門塞竇之變
而衽席之上賓主楚越矣唯其不可如此是以道有
時出之輪蹄門有日操之竿牘腰鋏不暇彈刺字未
及滅而傾蓋倒屣握手俱上從容晤語之適猶不廢
于王公大夫

一作猶不廢于處顯之家者

則彼誠有以感之故也

某不佞竊亦有志乎此請試爲閭下言焉某家故江
西方尙少已知力學自強竊伏古人爲爾寂寂鄧禹
笑人之說用自著鞭而時命大繆出人下滋甚局步
踐跼秋憐不輝行年三十僅取一第而世故更侵衰
與病會加以植性孤拙雖強宗侈家勢力足以移人

者設無故足未嘗輒加其門

京本有或至焉有不合則引而去之矣十二字

人見其如此也因以為傲睨通倪

一作輕躁鮮腴

自處過厚

而不知其中心之所懸斷而默定者固將有待也嘗

獨念天下之事固有不得不然者將縈縈紆紆

京本作營

營肝

求與人接耶則狗物失已之累多而汗顏忸怩

之羞至將平居却掃于此終吾身耶人將曰是囁囁

者是怙慢而無腸者然後有指撻媒蘖之嫌有推擠

寡助之憂二者皆在所不免于是不得已而時一出

焉庶幾可以償其在人者而某之踈狂猶未肯輕身

以先于非所宜見則必就其能召吾感者往應焉久

矣夫某之有待乎此而未得也方是時蹈門伋際容
聲捨閣下尙誰乎閣下道德之備具文章之俊偉方
駕乎前人而宗師乎當世有日矣昔先皇帝登拔人
材筵之事功一時縉紳類號俊選而閣下首以大手
筆駕驅雲濤掉幟

京本作幟

百怪一日取甲科不啻反手

已而任臺憲擢諫垣直氣不撓表表有古人風烈此
固後進之士亟欲附著以求灑濯搔摩動以百數而
未已者也若某者宜若可進矣然猶諳複而爲之說
則正恐閣下未諭其感意某無謂而應也韓子有言
志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以某之區區不足當此

閣下其將何以教之某再拜

上運判王司封書

運判司封閣下六博最技之賤者不張之以氣則不勝氛霧集野旦犯焉而氣不主體則百疾緣是而作蓋氣之不可不恃也如此然有甚乎此者是故有寓物以感動其氣者或相與浮海以觀渺瀰不測之瀾或登泰山而小無窮之天下而是人初非山與水也有因事之適然以移吾氣者或觀舞劍而進乎字畫繪畫之巧或攝衽式畫而鬪士之勇自倍而是人卒與劍相忘畫異適也庸非氣之鍾乎人者無索而不

得耶匹夫無故殺人于道有折之者必屈不善用氣

也京本作用童子立志孟賁懼焉氣足故也弱趙之

璧抵強秦之府垂入者數矣相如一睨柱之頃而趙

則反璧而秦則不敢售欺曹沫三喪地于齊劍鋒未

揣其咽而向所負者按籍不失鎰銖氣之不可不恃

也如此然又有甚乎此者其文章歟其氣完者其辭

渾京本作其其氣削者其藻局以卑是故排而躍之

非怒張也綴而留之非懼脅也道縱捷發非吝而驕

也紆徐不肆非億而痿也時出冷汰以示其清別京本

務作爲龐渾以示其厚如將不得已以示其平無適而